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之間澳門體育運動之興起

甘帝德*

一、序言

從十八世紀後期起，體育專業的復興與機構組織的建設落到了英國的身上。如亨利·德·根斯特（1947年）和卡爾·定（1966年）所說，這一現象是與一個欲征服世界的民族且正在擴張的工業化的社會相關聯。

可以說，在東方，英國人試圖塑造一種與他們留在歐洲的社會不同的居留方式，企圖在世界的另外一端重新建立一個新英國，因此，他們成功地將他們的方式和習慣移植到了這裡。此種情況亦發生在移居在澳門和果阿的英國人身上。運動是其中之一。當時，要強健身體並不需要太多的理由，甚至對運動不同的觀點之間，又有分明的衝突。除了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深刻變化外，英國人對運動的看法也是體育教育的一個里程碑，成為了一個在未來有著根本性及重要性的活動。¹ 在由葡萄牙人管治下的東方各地，東帝汶除外，英國都留下了現代體育的主要特徵：運動的組織和規條，另體育賽事作為一種表演性質，這一觀念的確滲透到了社會各個階層。

二、澳門體育運動之興起

因此，在十九世紀裏，英國式的體育運動在澳門的出現產生了變化。在推動運動的特點，使得其稍後具有很強的軍事性質。它並以某些不是經常性的競爭性比賽為特徵。

* 澳門理工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客座教授。

1. 載理查德·克雷波：《體育活動：歷史總結》，第25頁。

可以說，從1870-1880年代開始，體育運動吸引了澳門社會。除了早期的戶外活動和渡假外，很快，十九世紀初期開始的花藝種植和戶外遊樂活動也逐漸興起。初期，在一種自由形式組織下，出現了板球、賽馬、槌球、划艇、足球和自行車等運動，這些運動項目很快贏得了眾多的體育迷參與。尤其是自行車迷，他們在城市各處打著“偉大自行車”的標語。這可是一大新聞，因為他們可以沿著“公共人行道”拼命地蹬踩。這種運動立即遭來了批評，因為“.....對心臟和主動脈瓣很有害。這種鍛煉容易引起感冒和支氣管炎。參加者每時每刻都會摔倒。還有，自行車車手的姿勢無標準且不雅。自行車的發明不能被認為是很符合健康原則的。這種伸展腿和擠壓胸部和腹部器官的運動是不是理想的。”² 這些自行車愛好者對這些批評沒有理會，而且，他們還直接從英國進口新式的和功能強大的“雷利自行車”，開始了新的行駛路線。理想的目的地是環美幽美的黑沙海灘。這是當時澳門上層社會經常踏足的海灘勝地。人們趨之若鶩，因為葡國的雜誌向人們推薦它的功能。

隨即這項運動具有了現代化的方式：出現了運動規則、明確的時間和空間界定及由立法成立的機構（但相關立法還不完善及不太有效）所規定的器械，並逐漸成為了公民生活的一部分。各種不同體育形式的自行車手或各喜愛自行車運動的觀眾，為這一運動的普及作出了貢獻。當地新聞媒體倍加關心，對報道有關消息和發表斷言樂此不疲。於1910年9月9日的《求實報》：“.....在所謂的現代體育中，運動的種類繁多，應有盡有。我們很快會看到，必須節制某些激情，因為有些項目幾近瘋狂的邊緣。過量和不適當的運動可能導致危險，甚至發生災難。”³

三、體育競技的開始

澳門有人居住的面積狹小（約3.5平方公里）有利於展開有組織的和廣泛的比賽，將體育運動納入軌道。當時被稱為“體育競賽”。這

2. 載《求實報》，1910年9月9日號。

3. 同上，1910年9月1日號。

些競賽具有臨時性，因為十九至二十世紀之間澳門是一個社會政治和經濟十分動蕩的時期，因為當時失去了某些特權、海盜猖獗、領海劃定有衝突，並且成為革命人士的避難所和籌集資金的地方。在這情況下，體育運動卻很興盛，因為參加者有軍人、文職人員和學生。

據當時的期刊，這些“體育盛會或競賽”，即與同一事件相關的活動的社會意義及比賽樂趣是由各種類型的活動構成：有瑞典體操、田徑、撐杆跳、跳高、跳遠、短跑100米和150米綁腿跑、拋球、障礙跑和摔跤（僅供水兵），花樣車技、後加速跑和拔河（8名參加者，最大重量為640公斤）。特別是這最後一項運動的獎勵稱“澳門杯”，由獲勝的組合獲取。這些刊物說，這些體育項目是由葡萄牙社團舉行的，特別是軍人。他們也從事其他運動項目：擊劍（軍刀，劍與刺刀）、擊棒、拳擊、射擊、騎馬和網球。後者廣泛為當地精英所進行。游泳項目，如蛙泳、速泳、仰泳、400米、“捕鴨子”和“長距離潛泳”深受當地報刊的好評，因為“……伴隨著適當的運動方式，對身體十分有益。”⁴ 游泳也有一些內在價值，如搶救和勇氣。像澳門這樣的沿海地理位置，很重視這些價值特質。在此期間，也吸引了一些善泳的華人青年參與。

足球是最為青年們廣泛接受的體育項目，但也是引起各種意見爭議的項目。一些人認為，是年輕小伙子發育的最佳運動類型，另一些人則認為“足球是一種傷害和殘害球迷的最大的人為行為，根本談不上健康，這不是一種應該建議的健身方法。簡單地說，它製造了許多軟組織、肌肉和骨骼系統的損傷……。至少應該絕對禁止女孩從事此項運動。那些為“足球美女”搖旗吶喊的人不想讓人們稱其為一種殘酷的運動，但他們同意說，此項運動太劇烈了……。所有的物理、生理和道德的理由禁止年輕的女孩從事此項運動。即使對男孩而言，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有什麼價值，即有了這一系列的健康注意和意外的驚嚇，不失為解決他們性早熟的良藥。”⁵

4. 同上，1910年9月1日號。

5. 同上，1910年9月1日號。

然而，足球愛好者對這種批評無動於衷，它還是走它的路。在二十世紀初，當地一些有名的球隊，如軍人隊、澳門足球俱樂部，“魔影”和南華隊舉行了有趣的比賽，幾乎一直持續了二十多年。這些“澳門小伙子”⁶進行了激烈的比賽⁷，且開始面臨香港的俱樂部-如灣仔會所及西洋公司的挑戰。根據當時的報刊，華人在19世紀90年代開始對足球感興趣，但不與葡萄牙人“大地之子”⁸比賽。只有在下個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即1922年，才出現了一隊“華人小伙子”的球隊。他們與“水手隊（葡萄牙人）”交戰，並且以2-0獲勝。⁹

十九世紀末期，少數仍然留在澳門的英國人繼續玩他們的板球，但卻未吸引澳門人。但槌球這個項目，在自家花園可以進行。是一種輕鬆的遊戲，小的空間即可，不論男女，可從這項目中贏得日光和歡聲笑語，“心靈得失一瞬間”¹⁰，但它卻消失了。在某段時期，它也成為了聖若瑟學院學生所愛好的體育。

但是草地網球在英國人之間最流行。1892年12月26日成立了澳門外國人草地網球俱樂部。¹¹軍人、澳門上流社會及最歐化的華人則分佈在軍事網球俱樂部、和諧網球俱樂部和九龍西洋波會。前兩個，與英國人和鄰近的香港殖民地展開了比賽（總是伴有茶與蛋糕），所以很好地印證了1910年8月21日《新生活》的說法：“……這是舉世公認的體育之一。”

四、體育結社

縱觀本文，在涉及到十九世紀時，提到了一些旨在於社交、娛樂和體育的機構。雖然這後二類機構在這個過渡期會發生機能重疊，但它們旨在為會員及家人提供“娛樂和藝術愛好”。幾乎它們的價值體

6. 載《新生活報》，1909年1月31日號。

7. 載《葡萄牙人報》，1913年6月12日號。

8. 此語指不同種族通婚產下的子女。

9. 載《自由報》，1922年3月16日號。

10. 載《未來報》，1899年7月12日號。

11. 第一個網球場是由兩個英國公民於1884年建成的（參見《澳門之聲報》，1944年10月23日號）。

系主要是來自於英國人的體育理想，成立了某項具有教育和社交性質的業餘體育機構，但是葡萄牙在東方領地的康體機構不像大英帝國的有關機構那樣。大英帝國的俱樂部是“……殖民地生活的一個重要機構，因為它是英國人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生活的避難所。”¹² 這些俱樂部，由佔主導地位的社會團體舉辦，有類似的特點：專用大廳、私人或公共場所、有積極成員（運動員）或消極成員（觀眾）。這使它具有強烈的社交成分和經濟效益，大部分、特別是那些祇在短時期具康體性質活動的機構，有些在一段時間後便消失了，另外一些合併了，還有一些脫胎換骨，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時代。僅舉幾個例子：武官公司、崗頂戲院和大西洋國老總會在變成娛樂俱樂部時，就經過了這樣的變化，因為“……社團希望和支持的文學和休閒俱樂部突顯出眾、高尚與榮光，因為所有類似設施向其會員提供合法的娛樂和體育場所。”¹³

在許多本文中涉及的這一過渡時期的團體，很少有規章獲批准及發表的。表1中所涉及的是在19世紀規章得到批准而納入國家約束的團體。

表1 十九世紀，規章獲批准的澳門社團

澳門	20.04.1859	崗頂戲院
	20.04.1870	武官公司
	06.06.1881	義安（音譯）俱樂部
	26.09.1881	三立（音譯）俱樂部
	30.01.1882	同我（音譯）俱樂部
	13.04.1887	崗頂波樓

可以推斷，所有其他的章程未受到當地承認的，因而從未得以發表的團體只是權宜之計（娛樂尚未成為一種常態的行為模式）和一些猶豫不定的立法的結果。在此期間，至少葡萄牙的政府意識到了展開

12. 載理查德·卡什曼：《模式、球員與觀眾》，第1頁

13. 載《進步報》，1888年12月21日號。

某種娛樂，以實踐“其公民的道德、智力及身體發展”的必要性，意識到了面對澳門人口和文化的異質性而存在的困難。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這方面的廣泛立法。僅舉幾例，例一：“1868年10月22日的法令賦予了縣長批准娛樂、教育、互助和慈善機構章程的權力，但並不延伸至殖民地。¹⁴ 1870年6月15號法令已經允許公民建立自己的協會，不需要當局批准，只要向警察當局報告其宗旨和組織。¹⁵ 1892年9月9日的法令現在已經延伸到葡國所有的省份，其章程必須得到地方當局的批准。1894年2月9日法令擴大到全國和所有的省，甚至聲明章程未獲批准的團體將遭關閉。”¹⁶ 例二：“1907年2月14日的法律詔令再次指出文化和休閒團體的章程無需得到許可或批准，但必須向縣長報告其宗旨及內部章程。無論如何，對這些事業明顯的社會性質定性還是猶豫不定的。正是這些事業早就有了結社生活，使其更加具有活力與意義。”

五、葡萄牙人和澳門附近的兩大都市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東方的兩大非凡的都市—香港和上海。香港具有明顯的英國行政能力，上海有設在那裏的外國租界之間的強烈競爭。這兩個城市吸引了葡萄牙人的重大移民潮。這是姍姍來遲的自由主義革命造成的局面。此外，也因為內部政治動亂所造成的經濟不穩定，因此澳門的葡國移民日漸少。

幾十年中，成千上萬的葡萄牙人流入了這兩個城市。那裏他們很受歡迎，因為這些葡人會說三、四種語言。如同葡萄牙人一貫的特性，他們帶去了他們的傳統、習俗、儀式及各種遊戲方式，因此，他們很快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結社運動，正如格拉薩·格德斯斯指出的，他們有著不屈不撓的意志“……盡可能和諧地融入新的國家，但不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

14. 載《政府憲報》，1868年10月27日，第244期。

15. 同上，1870年6月17日，第133期。

16. 同上，1894年10月2日，第51期。

在這兩個城市中，出現了幾個有娛樂性質的團體（見表2）：

表2 由葡萄牙移民在香港和上海創建的團體

香港	西洋公司	1865
	九龍西洋波會	1927
上海	上海話劇俱樂部	1888
	大西洋國老總會	1888
	葡萄牙運動會社	1917

這些社團已經展開了出色的工作。有的是捍衛遊戲遺產，有的是吸收新形式的娛樂和體育，如著名的上海話劇俱樂部。1888年10月27日的《進步報》說：“……致最尊敬的塔利亞的追隨者。這大獲成功，我們非常希望有人步他們的後塵，因為在所有的娛樂中，話劇無疑是最純潔和有教育意義的。”

六、結論

葡萄牙的情況來看，所有在19世紀出現的創新運動均屬於競技活動的領域或如何看待戶外鍛煉的方法。對於當時的葡萄牙貴族及資產階級，新興的運動所須的技巧及力量滿足了他們顯示優越地位及高貴身份的需求。

通過採取英國式的運動模型，形成了一種文化入侵，在殖民精英沒有反對下，直至今天仍然輝煌。幾乎在世界範圍內，它慢慢取代了最受歡迎的傳統體育。但在澳門，令人驚訝的是，許多遊戲項目儘管有週期性，仍然經久不衰。

